

流金岁月

记忆中的千层饼

汪志勇

暮色初临,灯光球场边缘的铁皮炉开始腾起缕缕白烟,混着面团烘烤的焦香与肉糜油脂的荤香,像一只无形的手,轻轻勾住了行人的脚步。

捏面团的动作,在老板手中早已形成肌肉记忆。他总爱把面团揉得瓷实发亮,再用掌心压成长条。案板上的鲜肉糜泛着油润的光泽,均匀涂抹在面团上的瞬间,香味便开始肆意流窜。老板双手灵巧地将面团收拢成圆形,像是把所有美味都包进一个柔软的梦境里,接着“啪”一声压扁,面团与案板碰撞出沉闷的声响后,便滑入滋滋作响的油锅。

铁夹与锅铲在老板手中默契配合,右手用夹子翻来翻去,将饼身的每一处都均匀受热;金黄的油花不时溅起,左手的锅铲则适时压实,让饼皮在高温下迅速起酥。待到饼面泛起诱人的焦糖色,老板夹起饼轻轻晃动,多余的油脂顺着饼面滴落,第一个饼便被妥帖地放在铁锅下方。紧接着,他将目光投向锅中的第二张饼,仔细观察着是否煎透。

这便是曾经红极一时的灯光球场千层饼。那时,夕阳西下,摊位前就挤满了人,下了班的工人、刚放学的学生,大家在炉边围成一圈,耐心地等待着。老板把煎得恰到好处千层饼放在案板上,根据各人口味,在酥脆的饼皮上刷辣酱或甜酱,末了,还撒上一点独特的香料。食客接过还烫手的饼,咬下第一口时,酥脆的外皮“咔嚓”裂开,内里却是蓬松柔软,肉香、面香与酱料的味道层层递进,在口腔中交织成多重的味蕾感受。

灯光球场里曾有不少小吃摊,烤鱼、炸串、臭豆腐的香气此起彼伏,最靠近马路的千层饼摊,总是最热闹的那个。或许是占了地利之便,尤其是巨化电大晚上放学时,成群结队的成人学生从校门口涌来,摊位前便排起长长的队伍。人们一边踮脚张望老板手中的动作,一边闻着空气中飘散的诱人香气,谈论着一天的趣事。小小的摊位前满是欢声笑语,氤氲着温暖的市井气息。

无独有偶,在马路对面的饮食一条街,有一家南京千层饼店也开了很多年。不同于灯光球场千层饼摊的单打独斗,这家店里有好几个人分工协作。揉面、包馅、煎制、售卖,每个人各司其职。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店里的老板娘,她切饼时全身用劲,刀子与案板碰撞出清脆响亮的“咚咚”声,仿佛在为这平凡的营生奏乐。每一刀下去,金黄酥脆的饼身被整齐切开。光看她那股猛劲,就得给她点个大拇指。

其实,叫“千层饼”的美食在很多城市都有,有的地方讲究面香醇厚,用层层薄饼叠出层次感;有的地方则偏爱酥脆口感,馅料也更加丰富多样。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,酥脆的外皮、分明的层次,始终是千层饼的灵魂所在。

然而,时光流转,衢化地区的千层饼早已不复当年的热闹光景。随着城市规划的推进,灯光球场被重新改造,小吃摊迁移,曾经的烟火气逐渐消散在岁月里。那些排着长队等饼的夜晚,那些和朋友分享一块千层饼的快乐时光,都成了记忆里泛黄的老照片。

如今漫步在衢化街头,新式的网红小吃层出不穷,精致的甜品店、奶茶店占据了显眼位置。可我每当闻到一丝类似的香气,记忆便会不由自主地被勾起,眼前仿佛又浮现出千层饼刚出锅时热气腾腾的模样,耳边又响起老板切饼时案板的声响。那些藏在千层饼里的岁月,是记忆里最温暖的味道,是回不去的旧时光,更是独属于老衢化人的情怀,早已化作心底最柔软的惦念。

凡人世界

母亲教会我坚强

郑帆

一手扳车座,身子歪斜着才勉强跨上去。后座的竹筐塞满水灵灵的青菜、萝卜、豆角,压得严严实实。她在窄巷里左摇右晃,像随时要倒,却又倔强地稳住,小小的身影晃悠悠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。

乡下的路坑坑洼洼,晴天一身土,雨天一身泥。母亲风里来雨里去,一天要在土路上蹬几十里。回到家气都来不及喘匀,她又一头扎进菜地和父亲一起忙活。

后来我到县城读高中。有一个冬晨,霜重天寒。宿舍门被轻轻敲响,开门,竟是母亲!她包着旧围巾,脸冻得通红,嘴唇发紫,眉毛鬓角结着白霜,那辆沾满泥点的自行车歪在一旁。

“天冷了,怕你吃不好。”她喘着粗气,从车把上解下鼓鼓囊囊的旧布袋塞给我,里面是几个洗得发白的玻璃罐头瓶。“自己家的腌豆酱,还有腌菜猪肉,夹馒头、拌饭都香……”她说。

从家到县城几十里,她天不亮就出发,只为送这几瓶豆酱、腌肉。看着她冻裂的手、额角汗水打湿又冻住的头发,我一句话也

说不出。她只叮嘱“好好念书”,便转身推车走了。我望着她费力地蹬上车,在灰蒙蒙的冷雾中摇摇晃晃远去。

我小时候嫌母亲没文化,常顶嘴。父亲因生活不顺心,有时会冲母亲吼,摔东西发泄。母亲从不还嘴,常背过身去,肩膀耸动,偷偷抹泪,然后把屋子收拾干净。

磨难再临。父亲四十多岁中风,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,根本不可能医好。可是,母亲偏不信,给父亲端屎端尿、按摩翻身。在一家人的精心照料下,父亲的病奇迹般好了,还能帮家里干活。

母亲没读过书,不会讲大道理,但她用一辈子,把“坚强”二字一笔一画刻进我生命里。母亲的坚强,是被生活压趴下还能咬着牙从泥地里撑起,是心里再苦也要把热乎饭菜送到孩子手里,是自己累得快散架也要把几近破碎的家一片片粘好。她教会我:人活一口气、一股劲。只要这口气在,这股劲不松,再难的日子,也能一步步蹚过去。

宁静
李海波 摄

城市笔记

年轻人的三个问题

张君燕

子去做各种检查,周末想睡个懒觉都不行,孩子的哭声能把人吵死……可以说,整个生活质量直线下降。”

这三位同事的话很有代表性,几乎是当下的年轻人都曾面临或者正面临的问题。这也是人生中三个重要的节点:毕业、结婚、生娃。每经历一个节点,生活就会发生相应的改变,而这些改变都不那么轻松,都会让人感觉辛苦。所以,很多年轻人产生了恐惧,不想毕业、不想结婚、不想生孩子。

可是,我觉得这些负担并不会因为逃避而消失,它们一直都在,只是有人在替你承担而已。你之所以觉得毕业后辛苦,是因为毕业前父母在替你负重前行;

结婚后,你必须自己负重前行,还要努力与另一半磨合,两个人一起背负起家庭的责任;而生了娃后,你不但要自己负重前行,还要替别人负重前行。

这才是问题的关键。所以,逃避没有用,勇敢地面对,努力地拼搏,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。而当你亲身经历了这一切时,你才会发现,你收获的不止是辛苦,还有更多美好的、无以言表的东西。

聚会结束时,实习生说:“这样忙碌的日子蛮充实也蛮有成就感的。”新婚的同事也笑着说:“有人问你粥可温,有人为你立黄昏,也是一种奇妙的感受。”新晋爸爸则一挥手,说:“我女儿冲我笑的瞬间,我觉得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”